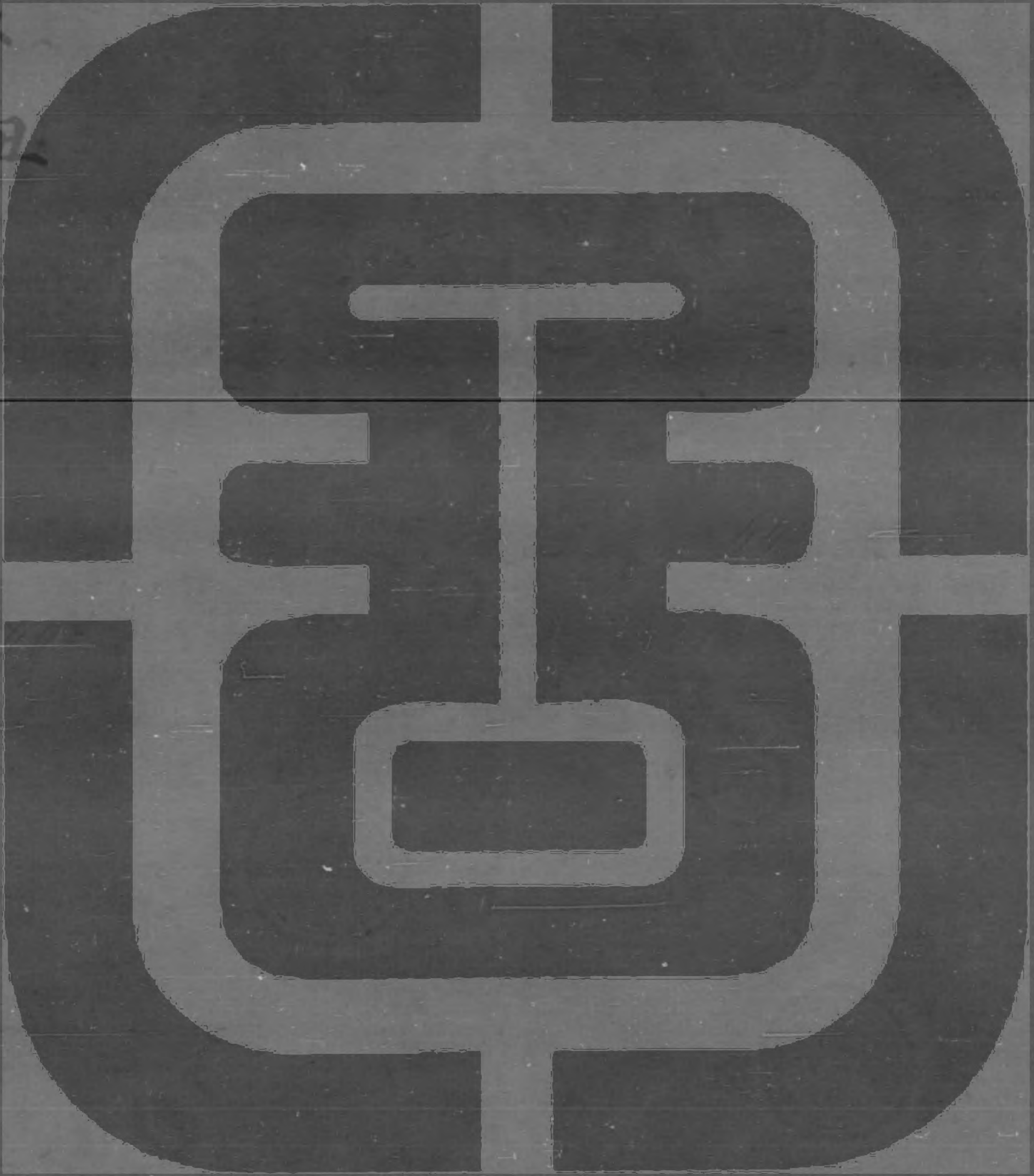


人品

餘冬錄

丑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余卷之六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刊

柳州知州張汝賢

莊子曰為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藉田去其害苗而已矣

○黃帝問途於牧馬童子因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

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稱天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

言真為天下之道矣莊馬蹄篇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冀人買百里奚使將車之秦穆公

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陰而牛何以肥也



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穰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曰吾悅夫奚之言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奚公從之公與奚坐之言今不可知即奚之半肥所以對公者知公之悅奚能治國矣知奚後來之治秦國之有道矣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中郎或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解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華飾而其言

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命人之豈惟不知為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素之何其不重危也○說苑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穰公知其君子也宰相之史記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羊致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通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如是也上以為賢拜



顧氏令有異之才大而才見於牧羊下式之能小而能  
表於牧羊然非慕穆漢武之明則亦不能知其才與能  
也

○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  
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  
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  
見史記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  
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蕪而稀灌其瓜瓜  
惡楚令以梁瓜之美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梁亭欲  
往報搔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  
楚亭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

幣而請交於梁王

見賈誼書

夫爭桑灌瓜為惡與德事端甚

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闔一以交二主之歡害利相去天  
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有以夫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怒將殺之申生奔  
新城自伏劍死夫好愛者子抱獻公溺驪姬之愛矣姬  
之讒豈生其罪有以來之生不以罪去其子不得立也  
公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也申生已  
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不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  
告生亦喻其意矣使即是時見幾審此虛儲副之地  
聽其植焉姬之讒喙當不抵而止新城之事何有哉惜  
哉申生不得為周恭伯其所以自處者蓋有所未盡也



○痛哉申生可謂為人之所難為其所處特為善耳父子之恩本出天性以父殺子是為不慈為人子者豈可以陷父於不慈然至於自赤其刃以墮遺跡亦不得謂之善處矣晉獻公溺於後妻之譖欲致殘其嫡子是人倫之變也善處人倫之變直法諸舜而已舜父瞽叟聽後妻言受少子象嘗欲殺舜豈不亦猶獻公之所為乎然舜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是以卒也致瞽叟之底豫而有以全其天性彼獻公初意不過欲得太子位以立奚齊耳其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申生已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非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申生申生當時亦喻其意使即移病請命虛儲副之地而聽所植焉則上順於親下友於弟而身享讓國之譽姬之譏喙當不棍而止申生何至有新城之事哉且申生之忍於伏劍蓋不欲彰父之過而不知此正為彰父不慈之過也欲不彰父不慈之過必若大舜然後可免而曰身不逃死然則舜所以不灰廩上不泥井中者怯乎哉昔者曾子耘瓜而螟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俾地有頃始甦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弗納也以子與不舜若也若申生者能若舜乎重耳兩言而兩拒之既不忍君以恨終又不欲君惡聞於列國及刃即頸猶慮君老而勸孤突出而佐之其中心愛父之心愧、與死俱已其謚為恭在此吾特痛其



所處雖恭而猶未臻於善耳後世乃有如漢據之所為者噫彼何人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歆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為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饑之患貪憚之耻乎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數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昔人之稱奢如此孟子謂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計奢獨不可行歟追殺人者則其父也何不與之而惜亡也舜不在執法之任而身又君也奢有不同故歟既已亡矣則無執法之任而非楚之臣矣奢計出此身可不死而父亦可以無罪不還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於人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之信以伏斧鑕而搏司直之譽可哀也哉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執而誅之直躬

殺人之死國  
有為之刑  
有之好古  
人之皆也  
法以為免  
手當負與  
乃不氏控  
之之君石  
援以為初



竊羊之死  
心死年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

真字孫有生矣  
羅永亮父子

一父而載取名焉南梁吉瑜父任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太辟瑜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勅廷尉蔡法度取其疑實瑜詞不移初見日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

殺之對理時固  
孫之及孫

之命脫其大械更著小者瑜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

之法度其以聞乃省其父  
丹陽尹王志

欲於歲首舉充

純孝瑜曰異哉王尹何量  
瑜之薄乎

父辱子死道固當

然若瑜當此舉乃是因父  
取名何辱如之

固拒而止觀

諸瑜也所存益有以明直躬  
者之無所逃於死矣

○母子之息不可解於心者  
也夷狄禽獸皆知有母而

鄭莊有城賴之誓吳起為衛  
門之盟莊公幸悔於考叔

而起終絕於曾子悲夫姜維  
之母不能歸其子温幅為

於殺也遂賦子而不見留於  
其母賢不肖雖不同其以物累滅天性

一也

○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實母城賴而為不及黃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亡者故於賴

考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論之違逆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為泉隧以文其

悖吾無取焉而矣  
○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



毋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  
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  
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  
惧，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  
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  
者乎？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魯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侯通焉。公謫之，夫人譖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公曰云云齊侯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擯

幹而殺之，同孰謂、莊公也。然則魯國之祀，其移於姜  
氏矣，不然也。魯聖人之後也，以周公之功之德，天决不  
絕之於非類，而齊侯之子云然者，傳不云夫人譖公乎？  
即有之，桓之志辭耳。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生。春秋十二公，無書其子生者。公羊以為病桓  
之辭，其病乎桓？後來同非吾子之辭，故也。同生在其母  
至之四年，而曰齊侯之子可乎？書子同生而日以謹之，  
豈當時或有嫌焉，而欲著其生乎？其以釋傳聞者之疑  
故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微舒孰謂、夏姬之子也。此魯宣公十年事，杜預云：靈



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以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耳。春惟桓公志辭類此，魯也。夫婦以志，陳也。君臣以戲，齊何有乎？兄弟，夏何有乎？父子，人道之實也。一至此哉！人道絕矣，何有乎？朋友，晉初勝與鄆，滅通室，初盈執之，勝與滅之死也。其禍至滅，祁氏、羊舌氏、羊舌氏之子，叔向所娶夏姬之女，所生之子也。

○石碻諫衛莊公曰：愛子教子以義方，碻非不知於子乎？教者，然其子厚從州吁遊而不之禁，異日州吁以逆誅，遂併其子殺之，使碻素有義方之教，弗納于邪，其子豈至是乎？嗚呼！碻非能愛其子者，後世以大義滅親，許

碻為純臣，碻不得為慈父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既而泣，過絳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毋漂有一毋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毋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報望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毋，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毋；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



必有以重報毋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飲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

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效歲規於晏樂之間勉強

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

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

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

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

微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矣朱權邦彥告高宗曰

願陛下無忘在齊時臣無忘渡江時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

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己甚見一惡終身不

忘漢竇嬰為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

君侯能蕪容則幸矣不能今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

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蕪之嗚呼惡直醜正實

蕃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等

何以處此恩欲已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長其惡

短也其無惡乎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

人野人曰郭氏善而惡桓公曰善而惡人之

美行也其為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而不能行惡



而不能去。是以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諸葛孔明之治蜀，能度外用人而繩人之法，未嘗不嚴。李嚴廖立死而不怨，非諸葛之開誠布公見於平昔之舉措，其何以服其心哉。

○老泉著管仲論曰：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具舉天下之賢，而其言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不可近而已。以為仲罪，吾觀仲書，豎列子呂氏春秋先秦諸書，載仲臨死之言，所以薦隰朋者，不一而足。然則仲曷嘗不舉賢以自代哉？老泉稱仲書論鮑叔賓胥無之

短而不及隰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言矣。

○管仲論三豎非人情，不可近。而桓公卒近之，三豎卒以亂齊。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人殺其子而遺之羹，樂羊食之。中山遂降。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疑之誠是也。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新剔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其令。免之誠是也。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閔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閔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



備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用其臣之謀也、而閔其  
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  
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春秋  
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  
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  
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  
曰、夫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魏文帝納甄氏、生  
子叡、而甄氏被誅、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  
令叡射其子、叡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帝為惻然、乃立叡為太子、孟子不云乎、不忍之心、人皆有

之所患、不能推耳、人之心皆有此仁也、故惟仁能易感、  
人仁莫切於親、也、故惟親最易見仁、秦西巴不忍於  
麋之母、雖迂李孫之意、而卒召以傅其子、曹叡不忍於  
鹿之子、遂能回文帝之情、而得立為太子、然則四人者、  
皆孰無不忍人之心哉、能推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他  
日叡為帝、郭夫人有寵、而毛后以受弛、賜死、其為忍、乃  
有甚於其父之所為者、夫婦之愛、而弗終如是、心何  
在、欲推之於政、及人與物、其可得耶、  
○孟孫獵得麋、秦西巴放之、違孟孫屬以持歸之言、而  
孟孫卒召以傅其子、曰、君不忍麋之子、能忍吾子乎、唐  
楊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



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  
賀監肯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  
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  
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  
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  
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矣

○齊景公睹彗星使常伯騫禳之晏子曰彗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此非善曉君之言彗星之出而能懼  
彗可無出矣不懼彗星其究何裨晏子曰宜彗星不可  
以人禳君盍脩德自禳之君不修德彗又將出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迹渠子見  
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叱人乎王充論衡作養由基見  
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精誠所感不遁入一寸耳今勇  
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充之所辯陋哉  
漢書李廣射<sub>守</sub>比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  
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葛洪西京雜記  
洪以問揚雄雄曰至誠故金石之為開洪曰昔陳竊入  
山采薪見墓前后馬謂鹿也斧斲柯折石馬不傷者  
亦不成何金石之感偏乎雄魚以應之此事正不當斧  
其似者為疑春按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柵見石叢薄  
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



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然，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屠岸賈事。史記趙世家：在景公三年，乃魯秋魯宣公十二年也。又十五年，殺屠岸賈，復趙武田邑。春秋成公八年也。是年，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盾，左傳并記立武復田邑事。註云：終就之耳，非此年也。史晉世家同左傳，而趙世家不知何以又相衲鑿如此。同括之死，春秋書晉殺之，不曰屠岸賈者，不罪賈之擅殺也。君父之賊未誅，世仇之可也。亂臣賊子，一得而誅焉。賈之殺之所以為晉，則雖曰晉殺之可也。嗚呼！趙盾之罪，於太史秉筆之日，有定獄矣。看歸不討案，大史以為戎首。晉嗣君諸大夫之不討，盾其無罪乎？看獲考死牖下，晉於是乎失刑矣。賈一人綿力，弗及報仇其敵，而報於其弟。若子晉于是乎失刑矣。春秋書殺大夫，非謂同括而無罪也。以譏晉也。吾於賈乎何尤。

○程嬰既立趙氏後，故自殺。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不成，遂自殺也。或曰：過哉！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換我報乎？死者無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之謂下報者，故以死自見其義耳。故以死見下宮之難，非其不能故耳。春謂趙武之事，嬰杵其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



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子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唐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及鄭戰于鐵，鄭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上也。」鄒良曰：「我兩。」

勦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君子觀晉及齊及鄭之

戰，諸子處功名間，一則曰：「何力有焉？」則莫不致其讓焉。

一則曰：「我上也。」則莫不致其競焉。其齊鞏同然一辭，其

得其失，不亦可自見其端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嗚呼！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忠詐之在人。雖臨歿而不

能自己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

伯玉，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

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於是靈公弔而問之，其子以告。

公曰：「寡人之過也。」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此

以尸行其忠者也。吳起相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攻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蘧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蘧秦將死、謂齊王曰、臣死後、王車裂臣、殉於市、曰、蘧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蘧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此以尸行其詐者也、呼、可畏哉、

餘冬序錄卷六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室阜卷之七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刊

郴州知州張汝賢

魯連子曰、人、

其、

者、

其、

而、

以、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採蔬、過子貢於塗、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庶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

鮑焦事見韓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



山字十族

未日六天

二五

大宗元天

殷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粟或問之此來子方茅

所種也遂強嘔五枯而死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

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春按

齊書大祖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於成湯夏后之末祀亦殷世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賢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蹶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其弗諒夷之心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亦甚矣

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夷齊者非邪斯過乎中者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考史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鮑焦食粟為人所詰正與同矣

○君子修身之道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未有所因而

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

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傷魏女來造晏子之

聞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

柳晏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

能無內自訟耶

○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桓侯詔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藥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蘓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有以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軾他日又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拱手而待亂也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朱測者也今夫病者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嗚呼此桓侯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蘓軾之所以為憂而以告其君者也

○齊臣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嬰嬰之諫也於外



朝而景公親據，然據佞而嬰忠也。趙臣韓厥之諫，簡子也。簡子謂其必於無人之所，尹鐸之諫也。質於衆中，必使其媿以為厥也。受我鐸也，我不受而不知厥回而鐸直也。宋朝宰相奏事，燭身，君子猶在可疑，况小人乎。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病暴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劇向說苑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

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為君主焉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易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

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一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



得於三優之  
送別歎

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於是以前馬屬大官無令天下又聞也秦始皇嘗議殺  
大苑園優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  
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母入辭既去疾步數  
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  
大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  
善矣嬰朔二子吾不能無議君子引君當道所以陳善  
聞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近優矣乎  
東綿乞火  
可以選婦  
物有相感  
事有適可

人書友也  
為後世賦婦  
信口心少

○晉敗齊師齊侯入壁司徒之妻問君免乎曰免矣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而封之雖然壁司徒其所天也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皆天之所在禮有序及義無偏視  
壁司徒之妻問其君父之餘獨不當問其夫乎雍糾之  
妻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嗚呼此所以為亂之道也

乙亥年三月廿三日  
附死者年子止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皆儘以狗心活  
婦人存者乎

○國語載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好內女死  
之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戴三婦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其言如此戰國策則云公甫文伯病死婦人  
為之自殺者二人其母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



是人下隨。今死而婦人死者十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豈文伯毋戒其妾後而復有死者。故有是言也。即文伯毋能以令德明其子者。吾知其無是言也。禮弓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又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何哉。考韓詩亦云爾。承妾而誤也。

○楚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群臣皆怨。於是子常。用司馬成言。與昭王共殺無忌。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後吳再伐楚。入郢。昭王奔鄭。而卒返國。楚得不亡。人知吳入郢者。信諫之報。而余以為昭王之得不亡者。又誅佞人之力也。吳王夫差聽用宰嚭。殺伍子胥。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問駱。悵然悔殺子胥。而欲殺嚭。於是駱復止之。夫差之近和遠忠。驚戾不明。又矣。至是因駱一言。悵然有悔。而駱以殺嚭為二子胥。何其悖也。謂亡國有證。殺嚭無益可也。神人之忿。獨不當以少謝乎。考左傳。子胥之死。與吳越春秋。夫差悔殺子胥。而欲殺嚭。皆在魯哀公十二年。而吳之十三年也。明年始有黃池之會。使嚭先已誅死。太子友之諫。可入其事。當止。越不得乘虛而為。熊夷之師。吳亡在哀二十二年。駱而果有為者。與王誅嚭。而反前之為。睦鄰。卹民。十年之間。雖遭越患。豈遽至不能國。哉。楚得不亡。而吳亡。楚能誅無忌。而吳不誅嚭。之分也。駱。吳之宗室臣也。處



忠和間蓋獨知之而贊助攘斥之功不少槩見何茲伐齊之役前勝未期內敗凶告而駱猶勸王前進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行事如此則亦誣之類耳肉袒膝行請成子越不得涕泣而去善謀人國者豈至是乎視司馬成子常輩死有餘辱矣

○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聘於秦費無極與逆王聽無極言遂自取之無極自知闕罪於太子建矣無極之諛蓋自茲始然則太子建伍奢父子之死亡羸氏其禍基也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昭王明年殺費無極未十年而有柏舉之役吳入郢壞宗廟

徒陳器據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其君之毋者此其禍羸氏基之也列女傳楚平王伯羸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以至伯羸伯羸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拋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



以詐立魏氏

世為後人

管後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於是  
吳王慙，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闞永春之門，皆不釋兵。  
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魏氏蓋非不明夫婦之道者，而  
見攘於所聘之夫之父，人倫亂焉。以塞無窮之大禍，所  
以辱其生者甚矣。闞閭當日，若致瀕前事，何辭以對。魏  
氏之言，足以慙吳王，持刀閉門，足以自潔，而不能誓死  
於入楚之時，吾不知其何也。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是子  
期、吳拔六與潛，破楚入郢。秦攻趙，應侯使人行及間於  
趙曰：秦之所惡，獨是馮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大破趙軍於長平，降  
其卒四十萬人，嗟乎！常之不如期，頗之勝括，敵國能知  
之，為其君與其同國之臣，而獨不知何耶？二國之敗亡，  
人皆曰：聽言之過也。而春以為不知人之罪也。

○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  
尸，父讎報矣。獨處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也。即人  
欲殺之，隨人欲殺之，子胥是時，若復假闞閭力，立公子  
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國其不既定矣乎？而秦兵何  
辭以加我，吾之所謂倒行而逆施者，其不可善終乎？子  
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其身何惜？昔者程嬰  
事成而有殺，胥誠已立勝，相之可也。以死下報父兄，告



成事焉可也。而慮不及此。卒乃刎頸屬鏹之劍。等死耳。死非其所。惜哉。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柯子曰。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矣。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羊建故楚太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廂。必欲得肉。其而斃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子胥于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迅奮震蕩。威疊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擣郢都。如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區

區瑟縮膝。敵之鄭乎。其勢易於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耳心而服。斧鑕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於楚。而踈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固闔廬之所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啟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



闔廬肺腑之任。伐楚且隨之矣。復何慙於鄭哉。於楚而  
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  
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  
佐太子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  
迫於昭闔。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  
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歎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  
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芋氏之族。而  
碎於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  
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  
者也。建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  
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亦未為遽矣。此  
心昭。無負君父。為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為秦  
哀王者。又安能以兵加我哉。何子胥其不此許也。張良  
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仇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  
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  
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罕誣之口。卻厲鏐之劍。  
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  
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  
不報君之讐。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



又遺勝之既。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楚平王殺伍奢、子員以吳兵入楚，遂鞭平王之尸。晉文帝殺王儀、子哀，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哀同時有嵇紹者，父康亦為文帝所殺。紹用山濤之薦，復為晉臣。晉史以哀列孝友傳，紹列忠義傳。桓溫之言：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者，其信乎。康臨刑，謂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紹所以聽濤之舉，蓋其父意不然，棄父事讐之罪，紹不得以山公之言而自解也。噫，子胥生楚，哀生晉者也。君非罪殺其臣，而其子得讐焉，以孝治天下者，其無傷人子之心哉。

○越王勾踐以種蠡計滅吳而霸，蠡謂種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富貴。而種不去，後卒被誅。唐玄宗以王琚等計受內禪，功封國公，眷委特異。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諂說縱橫，可與獲危，不可與共安。帝遂疎之。史稱越無息信矣。如琚等之不獲善終，亦豈玄宗無息之故哉。或曰：惟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斯人誠不可共治平。然則君臣之間，每以自反可也。

○卞和獻璞而兩遭刑，所以遭刑者，璞累之也。然則和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為此有玉焉，不識之則已。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和以為此玉於此璞中。



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玉幸我識之，而我不獻之，則我負此玉。玉將無所復望，我罪則重於不識者。此所以而遭剛而猶獻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何但乎滅文仲子西晏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柰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楚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而善為偷者。在禮焉。公孫龍在趙時願與有能者遊，而能呼者與籍為卒之善為偷者。却齊師而能呼者，通燕使，然則雞鳴狗盜，田文之所不棄，而亦賴其力者，蓋其人其時乎爾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

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綸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亦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遼蕭韓家奴重熙中為彰德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韓家奴其亦有得於子貢之所言者否也。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

○也無瘞埋之資，會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

今日守財諸公

新是後，而亦有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享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



以... 始皇陶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化則寶亡矣人言禘節不知道吾不信也端木叔揚王孫豈知道者吾欲矯世而已矣王孫西京雜記名貴

○琴張欲吊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吊為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為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為孔悝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二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也孫伯樂教其槽者相千里馬教其受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箬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受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晉元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和吏乃聽過宋王瘞廬

在子中閉信生東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衣襖從後津邏疑焉永罵華曰双子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

由是得免袁顛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

向劫見賊生車

為日及... 被執者李活... 刑生獄中... 乃信脫

國朝未... 族... 把... 時... 在... 門... 向... 為...



以出閩、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  
太、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秦皆曰  
龍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  
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而  
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也、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  
施之事、未必非良計也、

餘冬序錄卷七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塞且卷之八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刊

郴州知州張汝賢

管仲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故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嗟夫、徒之蕃而以相求、而相恤於正  
直也、何有、蜂蠆有毒、皆能害人、况惡黨乎、可畏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於范中行氏、而  
著節於智伯、其用之者使之然也、

○宋襄公一會而霍二君、又用諸淫昏之鬼、滅天道矣、  
泓之戰、乃欲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



真盜跖之仁義也。

○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丘，掘之，數仞，得

石槨，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又矣。子現莊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

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

城舊，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

之馬豕。轉物葬有銘，從古而然，古人鑄造器物皆有款

識，石槨之銘，蓋款識之類爾。據銘所言，豈識緯之書，從

古而有此術耶。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

功成身退，徒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出春

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以功名終者，無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

之後，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

澤，二石，茂子親之立，可與蠡五湖同風。

○豫讓之事，史記以次專諸而傳之刺客，致堂胡氏謂

馬遷淺之乎，知讓矣，讓之報讐，無所為而為，非特可為

委質事人之法，雖大學之道，亦不過是。春以為不然，春

少時有論，其畧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

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

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既事之

其可苟焉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



其亂救其亡其何以當其所遇。瑞之不仁，輔果能知之。韓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顧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夫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人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在天不在己，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未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為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以讓之事，足為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

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不得為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為而為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為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為名譽而為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柱厲叔死，苦教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之仇曰：吾將以醜天下之為人



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已。而必曰將以醜，將以醜，非賢者之言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滄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竊箕子所謂狎狂者歟？袁粲妙德先生傳云：先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主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又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先生蓋有懲於三閭大夫而從漁父之教者歟。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



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祖負刳至門謝罪。漢先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奸子谷崇請帶劍待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薰，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過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賈復先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之釁，先起於頗，釁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義，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漸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



蘭之釁起於頗。蘭非有以取之也。頗之聞義而服。蘭實感之。賈冠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比乎。當復却將殺人於境之時。東氏謂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興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革遽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矣。復之所却。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堪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恂也。與復並列將相。宜悉復之為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迫。不在其更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特善於補過。而為國之言。無媿於相如耳。復以帝為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於頗者矣。故為之評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頗之自反。過弗憚改。復非所及。帝為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次者乎。效廉藺而不得。猶可為賈冠。下此則難乎其為賢矣。時貴州守臣有失和者。愷為是而責。掩於恂。以附春秋之義。守臣有感之者。春故取之。

泰山之石不隳  
○蘭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揚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何趙益。是時宋翰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後世師生  
乎語此云

○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奔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金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洪為茂才，洪為呂布所害，布欲使洪作書罵辱備，再三彊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洪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洪曰：「洪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為福之墨已操入室之戈者，厚薄為何如也。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襄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乃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如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剗之，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其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敬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



絞殺馮氏繫之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婦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妬賢善正之心，根自天性。隱奸伏計，穿謔譏毀，固有深於女婦之志之所為者。誰能早察而預覺之，却宛之死，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畏哉！

○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斂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遁。城中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

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得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兵共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良父，復欲使廷椽與豪長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湏臾，豹曰：「廷椽起，魚狀。」河伯留客之，父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恐，是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此舉，古今其孰有能行之者乎？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後世以擅殺  
殺罪矣



養於下請以殉葬。充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豹之意即子充之意，痛殺者之無辜而設是以救之也。豹以殺止殺，其法厲甚。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請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聖矣。子充之言要之，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愚婦之行固有限，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充言之，豈不有以啟之。論事不折諸理之有益與否，而術以懼人，魯竊疑非君子之所尚也。

○衛公孫鞅入秦為左庶長，定變秦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先是吳起任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日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償表，謁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令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鞅之徙木起之償表意也。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君子之出令也。期於順民，上當天心，下合人意，民將自趨。』如不及，烏有假物、高爵、賞先、動駭人耳目以示信之理哉？信以誠見，民先駭焉，誠於何有？令以信行，信以布惠，則國安而身福，而起與鞅也。專用其私智為國



封怨歆善其終庸可得乎起事呂氏春煠云爾史記起傳不載起傳云吳起猜忍人也鞅傳云商君刻薄人也猜忍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大史公論起以暴刻少恩亡於楚而又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于是矣乎

○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詩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乎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鄰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世人殉日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士空言弗信於時方未遇如蘇秦者不亦可哀也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先母之子奴畜之有一群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識有識之者已亦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



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笑之之人。固不以為信也。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毆之。日者則誠識世忠者矣。然反以致其毆何哉。不見信也。已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於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不可不忘之也。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璚瑁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使者之見如此。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為之却三千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君平日所養之客也。然則其所失者。不獨一毛遂也。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樂毅嘗為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王之禮賢。而軻非其人也。函於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賀也。燕之患固在也。矧事不成。而累丹以不義。乃墜燕之社稷也。馬遷傳刺客五人。軻其至拙者。或曰。子房用狙擊。事不成。與軻何異。子房報



君仇之大義則震動乎天下矣其不成天也以秦之法  
令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竟不能得良之智深矣博浪  
沙中祖龍無完魄矣他日佐漢滅秦帷幄籌策皆沙中  
一擊之餘事耳軻也何敢望良

○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譽之挑其  
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譽人也嗚呼  
此人情也在己與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人之所  
弃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  
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來臣亦猶是也美哉言乎是宜

丁公被戮於項下之後而屈氏獲顯於隋滅之餘

○漢高初入關欲擊秦峽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  
可輕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令酈食其持重寶  
唱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此貪者餌也利而誘之術也

陳豨反代高帝問豨將皆故賈人也曰吾知所以與之

明末潤神亦矣乃以金唱豨將多降者此非即子房所教者乎後漢  
朱時止注度尚擊桂陽賊至南海多獲珍寶而賊黨衆猶盛尚欲  
擊之士卒驕貴莫有鬪志乃詐而焚其營積下令勵衆

奔竄物子  
徑赴賊屯遂大破平之晉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

如以所友其  
走欲入海恐官軍之蹙因緣道多棄寶物子女聚麗盈  
目牢之等隨處收斂恩得復逃入海是知觸麋之犬不

後遊小可



當復顧鬼也

○或問新城董公遮說漢王三軍素服之言大義皎然而張子房曾念不到此何也始漢王入秦宮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秦無道沛公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素何安其樂乎子房之見蓋猶是矣

此郭如說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漢高得

難之旨

對進言之難如此

餘冬序錄卷八

驚泉柯先生餘冬序錄終相卷之九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刊

凡用兵制勝在已成功在天淮陰侯拔幟傳殲沉沙決

水之事古今戰陣中之奇勳也然天實為之以相其謀

耳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輔以張耳乘勝而去國遠

關其鋒不可當願假臣奇兵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

致戲下成安君不用信引兵下井陘遂破趙軍謂廣武

君曰成安君所足下計信亦已為擒矣吾聞善戰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成安君

信亦傳言膽

知計不用乃引

兵下此語窮

妙說陳餘

用廣武君計

信必以不文此



矣不曰謂信  
必成擒也

誠用廣武君計信豈肯復下井陘乎  
淮水之役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此萬全計左車之所為成安謀者而龍且不用信得一戰定齊地此吾所謂天也成安君謂信兵不過數千金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龍且謂信易與耳今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二人者不誠於敵如此不計目前之事而為事外之計敵不亡得乎信為漢將所向無前與龍且過時功業已半天下而猶且笑其易與是何足與知彼也乎而為項羽將有名者龍且輩而已

羽可謂不善將將者矣

當以盜好之  
○或問陳平盜嫂事魏無知不為之辯平亦不自明有金何足為盜乎諸否乎按平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平不親之云周已置家事或問平何食而肥對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之而之無伯聞而逐其妻足知平無此事也

矣

○漢高之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史稱平計甚高秘世莫聞而應劭著其事甚悉此因桓譚之言為之耳譚曰陳平之使闕氏必言漢有美女今因急欲以進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而闕氏日蹙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如性必憎惡而請去之此說得行則欲使神怪故匿不泄也



免曰臆度也

譚劭皆名也

按一總之

如之云尔

譚之臆度如此。戰國張儀誑楚地不與。楚因儀將殺之。所善靳尚謂楚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鄭袖言于懷王。赦張儀。此譚劭之言之所由出。而有以知平之所計者也。

信乃不自保

矣。了以衣

味邪且信

受名於地

固心身并

以信倫矣

○漢高欲殺雍齒。以子房一言而遽候之。季布鍾離昧。皆項氏亡將。漢怨昧。不如怨布之深也。布宛轉至魯。朱家朱家能因滕公以言上。而赦布。昧投韓信。昧素與信善者。乃捕昧以自媚漢。何哉。朱家之言。豈信之智所不及。信之力。顧不勝公。葦若也。高帝能慨然許齒與布。而信不能生得昧於高帝。和昧罵信非長者。且曰。吾今死。公亦隨手亡矣。信卒為蕭相國所絀。而死于女子之手。是固有天道哉。

李穉之獄詞

正性亦東向

出欵語已久

得中這欠

五回

入弟上

○陳豨為鉅鹿守。遇辭韓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言者舍人弟上變之言也。豨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用周昌言。業豨客不法事。豨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常。所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久。不泄如此。信知豨乃帝信幸臣也。而敢以逆謀言豨。安能保豨。及諸耳目之不發。我以為利。司馬通鑑直錄為舍人弟上變之言。謂是固不足信也。信嘗羞絳灌等列。眼中寧復有豨。而謂信為豨。從中起。信乃肯臣事豨。以圖不可成之大事。



耶又謂信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詐勅發兵即署已  
 定待豨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決  
 不使人之豨斬決不待豨報以取敗謂信待豨報未發  
 而敗者兒婦口見誣事也或曰信反狀有無可知彼  
 蕭相國而為呂后謀又紹信入賀听后縛信斬之不為  
 一言少緩須臾以族高帝之命何也信相國之所為者  
 是時相國思自脫禍不暇何暇救信噫帝欲除信久矣  
 史稱帝畏惡其能此其首必素露於左右其討豨也自  
 將而往信督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用一  
 時飛語收開國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  
 帝之所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豨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事除信  
 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實使之然非后  
 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之之謀矣而後令其舍  
 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哉嗚呼信之誅亦然  
 ○貫高忍死以明張敖之不及而君子惡其首為亂謀  
 謂罪無赦可也鄒奇謀以紹呂祿為賣友而君子取其  
 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審其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  
 但心者用於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閼籍孺說曰君  
 心正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  
 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亦格於  
是。閱藉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鄒陽傳、梁孝王  
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受盎等不可、王令人  
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  
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受盎事  
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  
為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二事  
一律、陽之所為謀、差正於建、要之皆戰國之餘習也、建  
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實使之、鄒陽之謀出於齊  
人王先生、陸與王、戰國之士也、建不終其節、卒以喪身、  
魚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不計、逼所謂王長君以行  
其言於上、豈非世道固使然哉、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  
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  
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李廣

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  
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  
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教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  
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  
矣、自死得免為幸、必魚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



自死及卒諸子果無達者

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  
彦起卒不十餘年其家已鬻

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  
士及第亦止州縣官

史稱彦起自悔多殺垂戒後

齋近乎仁人之心矣若漢陳平軍之所言者比之彦  
起其用心得魚亦有類然者乎而彦起同時若曹彬其  
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

曰有王者上曰然則君主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駕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  
為帝稱善丙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問牛行  
幾里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

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  
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之自解之言與陳平  
之對大抵相類其言近是而事則悖矣朱子謂平所言  
得宰相體而程子亦以平為知學春以為平特所謂耳  
學者其所言平槩乎未之能盡也吉起獄吏至大位知  
以調陰陽為己責當時服其能知大體豈其然乎民間  
殺傷與牛喘事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于陰陽都邑  
之亂如此政教不行可知政教不行如此即陰陽不和  
可知而吉顧區區於一牛喘乎問何見事之不審乎吉之  
所言又耳之於平者耳吉踵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体  
之譽察於細而忽於鉅吾恐知大体者之不如是惑也



○漢田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杜暹為禮部尚書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文志宋蔡沉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曹脩古知興化軍卒于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仁可謂漢之孝廉矣孝友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學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爾和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歐陽永叔為蔡高墓誌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汚吾夫拒而不受予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漢賈誼自長沙徵見孝文帝方愛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時渾邪王降漢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謂曰陛下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魚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座坐張畫屏風畫射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班伯父病新起上指畫而問伯



曰紂為無道一至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者也曰苟不若此何圖何  
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酒上乃喟然歎曰  
吾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賈生矯文帝朝凡為諸侯夷狄制度風俗禮義刑  
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議事之當否後當成  
改魚一弗仇者指手帝弗能盡用也漢藝文志有五曹  
官制五篇或以為誼所條其誼傳中所謂草具儀法悉  
更奏之者歟誼欲改正朔服色土黃及施三表五餌係  
單于史譏其術疏此獨非可行者歟朱晦菴嘗云庸人  
分明是遭餌誼之五餌不為則已為則須並用漢主和  
親宋議金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水  
德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  
朔服色土黃丞相蒼以為非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  
帝迺召臣拜博士草改歷服色事臣之所議誼之議也  
誼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少其力割地定制今  
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地盡而止燕梁它國皆然地衆子  
孫少建國而空置之須其子孫生君之地制一定下魚  
倍畔心上魚誅伐患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叛禍莫大  
焉孝武世主父偃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易制  
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



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魚尺地封願惟思分地侯之以德施分  
杜行實傳其國可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  
親為之條上藩國始分懼之所議誼之議也以誼為帝議弗用  
而彼竊誼議得行為矣故誼者之於其事先而彼言之  
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同也然則謹何憾古人述作夥  
矣糴子瞻才雄千古而獨喜誼與陸贄書誼之言固犁  
然有以當其心者春讀誼傳有感焉故著其事

古之十人如道○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  
於厄危多矣誼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  
可勝洋洋乎台位園花潤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洛陽閭世才也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  
以導江河而不及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先儒多不謂然以晁錯之誅極為濫刑趙蓋  
韓楊之死皆不厭衆也為冤之大者故也又曰如其言  
則于公賢於釋之釋之猶能抑嗇夫之賞辨罰金之罪  
賢於于公多矣春按釋之傳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  
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  
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上  
從之張於當時民不冤者特下廷尉者耳釋之嘗不嫌  
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常自危歲餘去位晁錯誅在景帝



三年釋之蓋去位久矣使在位亦不能理錯也定國五  
宣帝刻覈之朝趙蓋韓楊之死豈其所能救哉即事而  
數之于公不如釋之者非于之罪其時不如張之時也  
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釋者廷尉張釋之  
曰方其時上使以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  
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甚者也矣龜山楊氏  
曰釋之論犯釋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以誅之則  
已是則聞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

其曰其時上即  
誅之云云亦非  
君上徑殺之律由是不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  
法之乃不如此上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魚乃啟人主  
說之乃不如此上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魚乃啟人主  
同信等相勸者而春以渾猶未見肅論釋之事也春嘗考之隋書源  
二必後援  
師煬帝時拜大禮少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引況逆賊  
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徙帝令  
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  
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



帝乃止。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贓，受絹數百疋，敬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其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贓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論之者也。

○漢竇嬰傳：景帝弟梁孝王來朝，王以竇太后少子有寵，帝與燕飲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憎嬰，因病免。春於此得嬰之所為賢者。」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豕耳。淮南反時，使嬰與蚡尚在，淮南未必不憚嬰。

而蚡向有私語，固可無事乎？說而下也。漢誅灌夫及嬰而論夫者，又為嬰累。嬰之氣節不可沒也。蚡規利賣國而病死於事未泄之前，竟脫夷族之罪。嗚呼！孰謂二鬼能報冤哉。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之朝，豈可一日而同語哉。黯嘗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弘茲言雖汲黯之直，亦不得復與辯者。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辯。茲弘之所以為詐，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黜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  
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黜言且無黜忠陛下安  
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始為武帝言人臣病  
不節儉茲為布被所以飾節儉之言也而黜詰之故遂  
自任以詐弗辭而帝益尊之黜而言弘詐弘一不辭而  
一自任一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於避就如此黜將  
索之何哉嗚呼茲弘之所以為詐也茲弘之所以為不  
忠也黜之知弘審矣弘言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黜孰有  
性倨少禮之人而肯善夫曲學阿世者乎弘妄稱黜善  
已而匿怨以忠美黜何小人之多術也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

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

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

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春茲表出之以著弘罪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却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卻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  
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卒犯之無以禁也  
而士卒亦快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亦不得  
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  
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

弘之動也  
弘之動也  
弘之動也



用法魚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可也。然不可為法，其難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驛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讐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春以為餘事亦然，故著之。

古伏波李正

仙言論

餘冬序錄卷九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極壯卷之十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漢武用兵漠北，諸宿將才氣無能，雙李廣者，然官止郎中，令飲恨而死。霍去病少年崛起，以功致粟騎將軍，冠軍侯，衛大將軍，後貴寵遂無去病比者，何哉？考其為將，廣性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貳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常食，士以此樂為用。去病則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葉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粟騎尚穿域蹋鞠兩人志操相去如此史記廣謂麾下之言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其論去病曰諸宿將所將四馬兵皆不如此粟騎粟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粟騎日以親貴嗚呼人事未有不由於天命者以功名之事而歸之天尚奚論哉史稱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垂涕此霍之所魚也廣何恨哉廣嘗與故人論所以不侯之故人云廣曰吾在北平時嘗誘匈奴千人降而殺之至今為悔故人曰禍莫於大殺降君之不侯在此夫人亦在乎自備求所以魚悔者而已矣世之人未可矣廣故而隳為善之心也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稱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sub>知</sub>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瑄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



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殲焉法之不足恃也又矣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武帝欲教之孫吾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飛以秉義郎隸宿守宗澤謂飛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之言去病之所趨也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

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無往不克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此其所以覆趙軍也○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



范滂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  
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  
患公曰天若祐宋必魚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  
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  
論一己利害其平生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  
語文字之間要之其所以動天地質鬼神者自有在也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覩說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  
監馬而馬壯覩漢書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  
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  
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  
穆漢武雖秦龍之制累終不遇也

○漢酷吏傳稱周陽由為郡守武帝時最為酷暴驕恣  
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惠俱在三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馮司馬安吾不知其何如人汲黯傳黯姊子司馬  
安文深巧善宦豈其人歟本傳黯為人性踞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好游  
俠任氣節行脩潔當武帝時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張湯為廷尉黯質責  
湯於上前又面觸丞相弘等懷詐飾智湯刀筆之吏其  
言一不少惜大將軍青既益貴姊為皇后然黯與元禮  
黯之為人如此以蚡青之勢弘湯方柄用而黯無所屈  
顧獨避讓一酷吏何也黯與由之不合可知者黯與全



車當唾其面去之。何均苗馮之有手，而謂黜未嘗敢為。誣亦甚矣。由為府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史載由恣橫，一至是然使由過黜亦自不敢迺爾。黜功仕孝景時，以嚴見憚。武帝嘗怒黜，慙然特加禮敬，不冠不見也。嚴助稱黜之節，賁育弗能奪。弘湯疾黜，欲誅之。以事竟不可得。大將軍聞黜賢，數請問以朝廷所疑。淮南王謀反，以憚黜不發。衛人仕者皆嚴憚黜，出其下。彼周陽由何為者耶。

○漢武帝病愈，見未央廐馬瘦，怒廐令工官禁欲下吏。禁言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繼之，汝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至受遺詔，輔切主帝。他日又因病愈，痛淚也。

幸耳泉道不治，怒右內史義遂緘坐以他事棄車。帝怒縱時，不至欲下吏，特銜之，則不如怒禁之甚也。而繼以死，禁之泣，蓋婦人之仁，奸人之淚耳。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魚稱焉。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異必文章藻飾為余讀史，至兩人傳贊有感焉。為標出之。或曰：不有大功德而取富貴，君子弗道之矣。質而弗文，柰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班史公孫弘傳贊歷叙武帝朝得人之盛而以滑稽者廁之滑稽在興造功業制度遺文間何取乎東方朔當時頗有諫諍枚臯文章非碌碌可比當時人物卜式輩二子豈多讓也而孟堅持目之滑稽班史於善之義短矣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溫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後以逆終

○漢武帝拜田千秋為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非蠢爾●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為彼之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而有不免况其下者乎范祖禹為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和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兩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兩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



何言之如子博也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悼放著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  
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而章惇  
竟得道而誅嗚呼宋君於是乎有媿於遼主而欲無  
之輕侮難矣哉

○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振人不賒先從貧賤始  
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厚施而薄望既以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  
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為事當時聲名  
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迺歌入列傳焉豈

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  
嗟夫世之人賈處商行賤儲而貴市駟僮其間稱貸之  
際羽毛之輕有却答焉錐刀之末有陪筭焉龍斷而私  
秦人相視如是者可以為朱家者流也乎可以為式也  
乎塵土緇衣且營什一之方江湖苦舟車寧免興敗之  
計嗟夫孰不知義之為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  
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為掾樊曄以  
一筭解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擢刺史即事而數之千  
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爾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諛其義謂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類何也且監獄即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偃窮誑服罪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天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啟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而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於延年矣

漢云兄弟之  
子於子也兩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家可以不必爭  
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教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



人苟秦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秦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過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秦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秦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歎服隋丁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任氏服罪而去誠之不可掩如此

○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

安世以爲爲之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玄緋夫人自紡績必而能自振拔如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杖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史臣發明安世之賢其富非拾克而致之者雖然身都將相焉用殖貨爲哉此與拔園葵去織婦者甚可鄙也

異矣

○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刻必並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是非猶有自取之道故耶

○趙廣漢之死魏相爲之韓延壽之死蕭望之爲之

○漢韓延壽善爲政坐法棄市吏民莫不流涕延壽三



子皆為郎吏。延壽臨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  
父以言去官。延壽死，非其罪。三子去官不仕，是也。延壽  
教子勿為吏，以己為戒，何也？延壽為吏，有罪，屬其以己  
為戒可也。已誠無罪，何戒於死哉？范滂坐黨，黜死。顧謂  
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  
為惡。」君子於此，有一聽之天而已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  
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  
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  
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

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  
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  
宴然死，躡下榻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  
儋州之竄，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賈似道母憂，丹

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亦可驗矣。

○趙飛燕詭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  
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詞辯，深足感  
人。范滂繫獄，吏禱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  
此，可以廢燕益之禱祀矣。

○陳咸之父教子以調，而咸違之。霍烈之子譏其父，銅

卷之二  
銅



臭烈亦恥之。不德不可以為訓於家如此。

○漢哀帝以王嘉封還董賢益戶事，無所發怒，而追責其薦梁相等事。此徒欲加之罪云耳。孔光等劾嘉迷國，因上不道，請詔嘉詣廷尉詔獄。光何為者？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相等無罪，復蒙大赦，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罪？尤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嗚呼！此上指也。嘉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因遂不食，殿血死。嗚呼！孔光何為者？嘉之死，光有力焉。而嘉尤以不能

進光為負國。嘉則賢矣，然不可謂知天也。史稱上覽嘉對，思其言，以光為御史大夫，尋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云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帝之用光，豈為思嘉言哉？帝嘗令董賢私過光，知帝欲尊寵賢，及聞當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為王。和眾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人。亦國家客，鈞敬禮。此帝之所以用光也。使帝而思嘉言，豈不亦知嘉之無罪哉？傳嘉以前毀短光，免為庶人，歸故郡。丁明以素重嘉，憐其死，冊免，使就第。光既相，賢遂權伴人主。光者非嘉之罪人耶？

○馬援對先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當上下之



分未定之時，志建五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傳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襄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子然歎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謂尚與并建

○董賢之死，所厚吏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

賢屍，葬之。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謂直以賢所厚吏

所厚，謂如賢，自可誅也。○鄧禹師行有紀，百姓攜負迎降，日以千數，粟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然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戰數不利，歸附者日

益離散，事會之變，蓋不可期如此。地道無成而待有終

也。光武微禹若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

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固不同矣。

○馬援為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

子手中，和氣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尤愈於

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

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

等，豈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却言，嗚呼！富貴而不

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惧。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惧。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惧。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古今同病

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竇融與隗囂書有云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

以德取怨余嘗三復此言

○祭遵薨於軍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祭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為間帝於股肱之

痛情盖有不容已者矣群臣聞之自省其能憂國奉公

否手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陸

下哀念祭遵群臣各懷慚悞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

何慚悞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

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概耶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侯復召就兄與欲封之與固

辭貴人問故與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

取婦既親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

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

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與之言卒驗于其家樊儵弟鮪為

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

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

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

不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

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為方劑而不能自

後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為方劑而不能自



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張敬夫論嚴子陵非素隱行怪必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人才固足辦之若敬進手兩漢之事則又惧其未能信從故寧不就之耳嗚呼子陵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哂及幸其館撫腹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性其素不足帝也可知使子陵而職諫議大夫不能一毫阿諛頌音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改歸臺閣其大臣望以直言起其群臣往往以非議罪而見罷黜將來之事廢后易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時有死其職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今日之不受之為全其節而君臣之間兩可無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敢以足南軒之所未悉

諫議大夫

子陵之意都

其災矣



其情其心其德其功

其言其行其志其力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

